

Stefan Herdmans

War
and
Turpentine

战争与静画

（比利时）史蒂芬·赫德曼斯

金周

译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S t e f a n H e r t m a n s

〔比利时〕史蒂芬·赫特曼斯
金莉 译

著

战争与静画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京权图字：01-2017-3617

Copyright © 2013 by Stefan Hertman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e Bezige Bij B.V.,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与静画 / (比) 史蒂芬·赫特曼斯著; 金莉译.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7.7

书名原文: War and Turpentine

ISBN 978-7-5135-9300-7

I. ①战… II. ①史… ②金… III. ①长篇小说—比利时—现代
IV. ①I56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68712 号

出版人 徐建忠

项目统筹 张颖

项目编辑 姜霖松

责任编辑 陈宇

装帧设计 李思安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址 <http://www.fltrp.com>

印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0.5

版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5-9300-7

定价 48.00 元

购书咨询: (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 <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 (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 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 (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 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 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斌律师

物料号: 293000001

献给我父亲

日子像穿蓝衣和金衣的天使，
升起在毁灭的循环之上，
无法接触。

——埃里克·玛利亚·雷马克¹
《西线无战事》

¹ 埃里克·玛利亚·雷马克（1898—1970），德国小说家，著有《西线无战事》（1928）。这部小说是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著名、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在我关于外公最遥远的记忆中，他在奥斯坦德的沙滩上。这个六十六岁的男人穿着齐整的深蓝色西服，用孙儿的蓝色铲子挖出一个浅坑，再把周围堆起的沙整平，这样他和他太太就能坐得比较舒服。他把身后的沙稍稍堆起来挡住八月的海风。这风在退潮的海浪上吹过，在袅娜升腾的薄雾中吹向大洋。他们坐下时脱掉了鞋袜，在轻微地扭动脚趾，感受沙土表层下凉爽的湿润；这个轻俏的小动作不像这对夫妻的作风，使六岁的我很吃惊——他们总是穿灰色、深蓝色和黑色的衣服。甚至在沙滩上，天气又很热，外公依然在他几乎全秃的头上戴着黑色软呢帽；白衬衫一尘不染，黑色蝴蝶领结比普通领结大，两端吊挂在胸前——从远处看，脖子上像是装饰了一个张开双翅的黑天使的剪影。我母亲依照他的指示制作这些奇怪的领结。在他漫长的一生当中，我从没见过他不戴着这样的领结——尾部像一件燕尾服，他肯定有几十个。我的书堆中现在就有——一个被遗忘的遥远过去的遗迹。

过了半个小时，他决定脱掉外衣。他摘下金色的袖扣，放进左边的衣服口袋。接着，他居然卷起了衬衫袖子，或者说挽起两圈，刚好到肘部以下，每一圈都正好是上过浆的袖边的宽度；现在他坐着，好像在为一幅印象派肖像画摆姿势，胳膊上搭着整齐叠好的外衣，外衣的丝绸衬里在午后的阳光里闪亮。他的目光似乎在远处的人群中徜徉，然后迷失了——迷失在尖叫着泼水的孩子们当中，迷失在旅行者当中；他们叫喊、欢笑着彼此追逐，仿佛回到了孩提时代。他眼前很像是一幅动态的詹姆斯·恩索尔¹的画——尽管他鄙视这个起了英国名字的奥斯坦德的渎神者。恩索尔是一个“瞎涂乱抹的家伙”——除了“酒鬼”和“废物”，“瞎涂乱抹的家伙”是他能说出口的最难听的骂人话。如今的画家全是“瞎涂乱抹的家伙”，他们完全不接触古典传统——从前大师们那些微妙而崇高的手艺。他们乱画一气，无视解剖学原理，甚至不知道怎样给画布上光，从来不自己调配颜料，把松节油当水用，不知道磨制颜料的奥秘、使用精制亚麻籽油的奥秘和使用催干剂的奥秘——难怪现在不再有伟大的画家。

风吹得越来越冷。他从口袋中取出袖扣，放下袖子，灵巧地扣上袖口，然后穿上外衣，轻柔地把妻子的黑色蕾丝披巾搭到她的肩膀上，并盖住了她深灰色头发里闪着光泽的发结。“来吧，加布里埃尔。”他说。他们站起来，拾起鞋子，有些费力地朝海滨大道走去——

¹ 詹姆斯·恩索尔（1860—1949），比利时画家，在超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

他的裤脚卷起约六英寸，她把黑袜子塞在鞋里。在他们黑色的身形下面，四条白色的小腿在沙上缓慢地前后交错，有板有眼。他们到达了通向海滨大道的蓝石阶梯——在那儿，他们会在最近的长椅上坐下，清除脚上的沙，把脚拍打干净，把黑袜子套到汉白玉似的脚上，再系上他们称为“拉绳”的鞋带。

至于我呢，为我的宝贝大石头弹子挖掘的迷径交错的隧道坍塌了，我发抖着跑向母亲。“又在涨潮。”她说，一边搓揉我，使我暖和起来；在我们身后沙丘的上方，第一批蓬松的云朵正在形成。风扫过沙丘顶部，好像要弄乱它们多草的头发；这些沙土颜色的庞然大物为将来临的夜晚严阵以待。

外公着急地等着我们走到海滨大道，上了清漆的榆木拐杖已经握在手里。他在前面领路，他个子不高——五英尺六英寸，我常听他说——但是无论到哪儿，人们都给他让路。他挺着头，黑靴子一尘不染，裤子上有一道清晰的褶皱。无言的妻子挽着他的胳膊，他的另一只手握紧拐杖，有些不耐烦地大步走在前面，时不时回头喊道：如果不加快步伐，我们会误了火车。他走路像一个退伍兵，这就是说他不是把鞋跟拙重地砸在地上，而总是脚掌着地——一种半个多世纪之久的习惯。然后，他不知怎么从我的记忆中溜掉了。多年前的那一幕猛然间如此耀眼明晰，使我感觉如此疲惫，当时就想睡过去。



没有任何过渡，我记忆中出现的关于他的下一个意象是一个男人在无声饮泣。他坐在那张用来绘画和写作的小桌子前，穿着灰色工作服，戴着黑帽子，黄色的晨光从葡萄藤镶框的小窗射进来。在他手里，我看见从美术书上撕下来的很多复制品中的一幅——他用这些复制品练习临摹，它们一般被两个木夹固定在调色盘旁边的画板上。他把那幅画拿在手里；我看不见它的内容，但是我看见泪水流下他的脸颊，他在喃喃地说着什么。我爬上通往外公房间的三节楼梯是要去告诉他我发现了一副老鼠骨架，现在我迅速地悄悄退出，楼梯上的地毯吸收了我脚步的声响，我在身后关上了门。但是晚些时候，当他在楼下喝咖啡时，我又溜进他的房间，在桌上找到了那幅画。画上是——一个背朝观者的裸体女人，一个黑头发的苗条女人，躺在一幅红色帷幕前某种沙发或床的上面。她梦也似的宁静表情显现在一面镜子中，镜子由一个肩上披着蓝色缎带的丘比特¹举着，她纤弱的裸背和饱满的臀部很惹眼。我的视线游移到她娇弱的肩膀，脖子上缠绕的纤细发丝，然后又移到她的臀部——几乎是下流地冲着观者。受惊的我放下这张复制品，下了楼；外公在厨房里，在我母亲身边，正在唱他战时记住的一首法文歌。

*

我的童年岁月充满了外公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故事。总是战

¹ 丘比特是罗马神话中的小爱神。

争，除了战争没别的。枪林弹雨的泥泞战地上稀里糊涂的英雄壮举，突突的枪击声，黑暗中尖叫的魅影，用法语咆哮的指令——都是他在摇椅上想起来的；他渴望使它们听起来蔚为壮观——总有带刺的铁丝网、弹片从耳旁呼啸而过；冲锋枪突突响，燃烧弹划着高拱的弧线穿过黑暗的天空；迫击炮和榴弹炮的炮火，无数滚烫的炸弹落在数以万计的战壕中，发出雷鸣般的巨响。品着茶的姑妈们极有兴致地点头听着，而我只记住了一件事：在那些遥远的日子里，外公肯定是一个英雄——那些日子同我在学校里听说的中世纪一样遥远。对我来说，他依然是一个英雄。他给我上击剑课，磨快我的折叠小刀，教我怎样画云朵：从壁炉里拿一块木炭勾画形状，再用橡皮涂擦。他还教我如何画出一棵树的千百片叶子，而不用一片片地画——这是艺术真实的秘密，他这么说。

故事讲过就该被忘记，因为总是会被重新记起来，甚至有关艺术和艺术家的最奇怪的故事也这样。我知道老年的贝多芬像被神魔附体似的创作了第九交响曲，因为他聋了；但是有一天，一个令人不安的细节加入进来：他在创作时连厕所都不去，就在钢琴旁边“解决问题”。其结果是——我这里引用书中的话——“这个写下那首普天之下皆兄弟的美丽乐章的人在一堆粪便旁边作曲”。我想象这位伟大的作曲家，聋得像一根电线杆子，坐在柱头涂成金色的威尼斯风格的室内，他戴着华丽的假发，打着绑腿，穿着套鞋，身旁是高高堆成金字塔形的粪便。无论何时，当《田园交响曲》的柔板乐章在漫长而慵懒的周

日下午荡漾在房间里时，当我的父母和外祖父母在收音机旁饰花的棕色沙发上坐着打盹时，我都会想象，在一个涂清漆的闪亮的小钢琴旁边有一座粪便堆成的大山，一只维也纳林山的杜鹃在随着管风琴和小提琴的乐音啁啾不已，外公双眼紧闭。他对浪漫的天才有着坚执的信仰；他对他的崇拜如此刻骨铭心，以至于在这样的崇高时刻，他无法直面他的家和家人代表的平凡世界。直到多年后我才知道，他自己在—堆真正的粪便旁边度过了一年半的时间，在悲惨的战壕里——在那儿，你想找较合适的地方“解决问题”，把头伸出掩体，一颗子弹就射穿你的头颅。就这样，他想要忘怀的事总是重现脑际：故事的片段，荒唐的细节。无论其主题是天堂还是地狱，我都必须把这些片段和细节拼接起来，这样才能理解他终其一生在内心经历的是什么：他渴望超越，有关死亡与毁灭的记忆又抓住他不放，他经历的是这两者之间的斗争。

在家里，外公总是在系着蝴蝶领结的白衬衫外穿一件白色或浅灰色的工作服，跟老式晨衣一般长，他穿着有一种特别的风度。无论我母亲和外祖母怎么费劲地又洗又煮，这些老旧的棉质工作服依然带有斑驳的污渍：颜料抹在上面，彩虹般的五颜六色，纵横交叉的手指印，一个由无心抹上的污渍构成的有趣组合，真正的工作完成后的信手涂鸦。

真正的工作是为了愉悦而创作——自从四十五岁那年作为一名残疾老兵提前退休，他就从未间断过这工作。他整天站在那间小屋的窗前，屋里是亚麻籽油、松节油、麻布和颜料的气味，赋予小屋一种氛

围。是的，甚至连切成小块的大橡皮都能在这不可复制的混合气味中被辨别出来；无数个小时在沉默中工作的荣光：热切地模仿大师们，但又无望超越他们。他是一个临摹高手，知道所有原料和配方的秘密——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这些秘密就被画家们世代相传。他在家乡根特上过绘画的夜校班——尽管生前在教堂和礼拜堂里画壁画的父亲，一直告诫他不要学画。那时他还在从事重体力劳动，但是他对绘画坚持不懈；到了通常的结婚年纪，他获得了“有能力从事美术绘画和解剖绘图的证书”。

从他小屋里的窗户望出去，他能看见斯凯尔特河的一个拐角，以及牧场上慢吞吞的奶牛。早晨，满载货物的驳船轰隆隆地驶过，吃水很深；到了向晚，空驳船从城里回来，开得较快，吃水很浅。这景象他画了无数次，每次都在不同的光线下运用一组不同的色调；一天中的不同时辰，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情绪。他遵从自然来画红色爬藤的每片叶子——显然，有时艺术要求在幻象的伟大律法之外存在例外。当临摹提香¹和鲁本斯²的一个细节时，他知道自己要耐心地画：用炭笔和石墨精确勾勒，掌握调和与稀释颜料的奥秘，等第一层颜色干燥到恰到好处，再上第二层颜色，这就带来深度和透明感——艺术的诸多伟大秘密之一。

1 提香·韦切利奥（1490—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威尼斯画派的代表，对西方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彼得·保罗·鲁本斯（1577—1640），佛兰德最伟大的人文主义画家，17世纪巴洛克风格在西欧的代表。

让他激情灌注的是树端、云朵和织物的褶皱。在这些无形式的形式中，他能放任自己，进入一个由黑暗和光亮组成的梦的世界，进入油彩缠结的云朵，明暗层次的渲染——一个他人无法闯入的世界，因为有些东西在他内心破碎了——很难确切地说是什么。他的温暖与慷慨总是带着羞涩，好像他唯恐人们会因为他的友善而走得太近，同时他又表现出一种更高尚的诚实无欺，这是他好性情的根本。他和加布里埃尔的婚姻仿佛一首田园牧歌——如果你知道的不多。就像为了汲取稀少的阳光，两棵缠结的老树几十年来不得不把枝干伸展进彼此的树冠，他们过着简单的日子，其间只间杂着女儿——他们唯一的孩子看似轻俏的欢快。日子消逝在漫不经心的时间的褶皱中。他画画儿。

用作画室的房间高出地面三级台阶，也是他们的卧室。很难想象在过去住在狭窄的空间里是很平常的事。床在凑和用的小桌子的后面，靠着墙，这样他妻子在睡眠中就能倚靠点什么——尽管床很窄，她睡觉时依然离他远远儿的。云朵和织物的褶皱，树端和流水。他遵从传统所创作的油画中最好的几幅都带有一些不成形的模糊污渍，奇怪的抽象团块； he 把它们视为忠于自然的表现，好像他在遵从上帝放置在他眼前的范本作画，这要求他精确无误地耐心复制——作为一个卑微的临摹画手。这也是他尽职表达的一种敬意，是哀悼他父亲早逝的一种方式——他父亲是卑微的教堂画手弗兰西斯卡斯。

三十多年来，我保存着那两个笔记本，从来没翻开过，笔记本中是他用独一无二的战前笔迹写下的回忆。他在1981年去世的几个月前，他把笔记本交给了我——当时他已年届九十岁。他出生于1891年，就仿佛他的一生只是这几个年份在玩对调。在这几个年份之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灾难性的种族灭绝，现代艺术的诞生与衰落，汽车工业在全球扩展，冷战，宏大的意识形态此起彼落，电话和萨克斯管的普及，合成人造树脂，工业化，电影业，爵士乐，航空工业，人类登陆月球，无数动物种群灭绝，最早的几次重大环境灾难，盘尼西林和抗生素的研发，1968年5月在法国的民众抗议，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首次报告¹，摇滚乐，避孕药的发明，妇女的性解放，电视和电脑的兴起……他把笔记本托付给我，想要我描述他作为一个被遗忘的战争英雄的一生。几乎跨越整个世纪的一生，始于一个不同的星球：村落，拖车道，马拉车，煤气灯，木头澡盆，崇圣的印刷品，老式柜橱。那是一个女人四十岁就被视为老人的时代，一个万能的牧师闻起来是雪茄与未洗内衣裤的气味的时代，一个中产阶级少女在修道院里造反的时代，一个主要由神学院构成的时代，一个由主教和皇室颁发钦令的时代。这个时代开始了漫长的死亡阵痛——当阴郁的小个子塞尔维亚人加夫里若·普林西普²“瞄得并不太准”的一枪把旧欧洲

1 罗马俱乐部是一个从事未来学研究的国际性民间学术团体，也是一个研讨全球问题的智囊组织，成立于1968年，总部设在意大利罗马。它于1972年发表了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预言由于自然资源有限，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延续，由此设计了“零增长”的对策方案，在全世界引发了一场大辩论。

2 加夫里若·普林西普（1894—1918），波斯尼亚人，塞尔维亚族民族主义者。1914年6月28日，他在萨拉热窝刺杀了正在那儿访问的奥匈帝国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和他的妻子索菲，史称“萨拉热窝事件”。这个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最终导致大战爆发。

的迷人幻象射成碎片，引发了一场吞没全世界的灾难，从此左右了我蓝眼睛的矮小外公一生的轨迹。

我决定等到时间充裕时再读他的回忆录，因为我相信它会使我产生强烈的冲动要写下他一生的故事。我觉得我必须别无挂碍，以便全身心投入。但是过去一年又一年，那场灾难的百周年纪念日就要到了，这将引发一场书籍的洪流——现有的历史资料已堆积如山，几乎无法计数，巨量的新资料又在不断涌现；书籍多得像伊瑟河前线战壕里数不清的沙袋；大量衍生的小说和故事，而我掌握着他的回忆录，但却怕得不敢翻开第一页；我知道这故事将迫使我向童年的一个片段挥手道别；如果我不赶紧，那么当这故事发表的时候，读者会打着哈欠掉头他顾——又一本讲该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书。我拒绝翻开这两个笔记本——即使我知道它们翔实丰富，该属于一个一战档案馆；我知道我的迟滞和懒惰实际上是在把一个生动的目击人证词置于公众视听之外。想到这里，我感到对失败的恐惧，更无法采取行动。想起他讲过的一些故事，并开始懂得它们真实的意义和内涵，我感到无助和负疚。我又浪费着宝贵的光阴，为其他项目勤奋工作，与他的笔记本保持安全距离。在他一丝不苟的优雅笔迹下，那些沉默而耐心的目击人证词像一个谦卑的圣所。

那些年我迟疑不前，被负罪感折磨着。在此期间，一件东西重见天光，似乎只让这件事变得更加紧迫。前屋的镶木地板有几块朽坏了，我伯父来帮我父亲把它们换下来；他在地板下最黑暗角落的尘土